

和美是中国式的乡村价值追求

——对话李小云、张琦、卢关荣

嘉宾

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、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

张琦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、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

卢关荣 浙江省金华市委农办主任，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、局长，市乡村振兴局局长

主持人

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
孟德才 刘知宣



◇李小云



◇张琦



◇卢关荣

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”，体现了乡村建设从形到神的更高要求，进一步拓展了乡村振兴的丰富内涵，为新征程上乡村建设建什么、怎么建、建成什么样指出了更加明确、更为宽广的前进方向。如何理解“和美”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涵？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应保持怎样的标准？推进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？本期对话邀请李小云、张琦、卢关荣三位嘉宾，共同探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念与路径。

“和”的要求实质上与共同富裕理念一脉相承。将“和”的要求写入乡村建设目标，是在乡村建设行动中贯彻落实共同富裕理念的具体要求

主持人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”，您认为什么样的乡村才能称之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？其标准应从哪几个方面来衡量？

李小云：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”，首先要从多个方面缩小城乡差距，缩小城乡差距不仅是乡村建设的要求，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。因此，我认为“宜居宜业和美乡村”应该以四个方面作为衡量指标：第一个指标是缩小城乡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，包括路、供水、环境卫生、美化绿化等，要改变乡村不够和美的视觉景观，还原山水美景和田园风光，实现“宜居”，没有“宜居”就不可能有“宜业”。第二个指标是“宜业”，“宜业”的核心是要有能让农民受益的产业业态，让村民能够在乡村更体面、更有成就感地就业，今天乡村经济应主要服务于支撑留在乡村的人口生计和福利。第三个指标是保护好绿水青山。中国乡村虽然居住的人口越来越少，但是乡村所覆盖的国土面积依然占到了90%以上，乡村建设承担着国土生态安全的重要职责，要凸显生态良好的内涵。最后一个指标是治理和文化的和谐。乡村建设不仅是硬件的改造，更重要的是基于中国传统，并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和谐的乡村治理机制，以及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农耕文化。

张琦：乡村建设除了在生活、生产、生态环境、社会文化等四个方面建立标准之外，还应关注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“和”提出的新要求。在这一方面，国外的一些衡量经验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。比如，有些国家在乡村建设的衡量中引入了村庄安全和生命安全的指标。韩国的农民渔民福利状况调查中，除了对教育、文化休闲、医疗、社会安全网、环境景观等进行调查外，还专门设置了基本生活条件调查，包括房屋设施、供暖、房屋装修、供水、垃圾、污水、村庄安全、生命安全等项目。

卢关荣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”指明了新时代乡村建设发展的三个阶段和迭代升级目标，即乡村建设前提是“宜居”，乡村发展基础是“宜业”，乡村生活幸福标志是“和美”。“宜居”就是要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综合整治，增强乡村的舒适度和吸引力。“宜业”就是要让农村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，要让新乡贤、新青年下乡有新的创业平台，要让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共享乡村建设发展红利。“和美”则是全面和谐之美，是全域美、村庄美、田园美、人文美、生活美、生态美、美丽集锦，也是产业和、生态和、文化和、社会和、治理和的乡村生活共同体。

主持人：从“建设美丽宜人、业兴人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”“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”，再到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”，体现了我国乡村建设思路怎样的发展变化？为什么现在要强调“和美乡村”？

张琦：这些表述是对乡村建设认识持续深化和全面化的过程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增加了“和

的要求，让乡村建设的范围更加全面、更加深入。建设“和美”乡村就要求乡村建设不仅要重视看得见的硬件设施建设，也要重视看不见的精神文明建设。

“和”的要求实质上是与共同富裕理念一脉相承的。党的二十大报告将“和”的要求写入到乡村建设目标里面，是在乡村建设行动中贯彻落实共同富裕理念的具体要求。同时，“和”的要求也是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。我国在收入水平上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，虽然农民的收入相对较低，但是也在快速增长。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层次也将不断提高，尤其是精神层面的需求会越来越来高。当前，在乡村建设当中强调精神文明建设，是理所当然，也是契合时机的。

李小云：虽然只有几个字的变化，但其中不仅体现了乡村建设思想的变化，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发展观的转变。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中国式现代化。从乡村角度讲，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小农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，因此需要将宜居宜业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，这是实现小农现代化的客观需要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式现代化又是一个在绿色发展理念下不断推进的过程，绿色发展不仅仅是工业化和城市化，强调“和美乡村”正是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乡村建设的核心是确保留在乡村的人生计和福利的改善，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，在今天乡村发展产业的最重要目标是如何确保农民收入的增加

主持人：过去的乡村建设，更注重“经济搭台，文化唱戏”，而当前强调的“和美”二字则更加注重乡村建设中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涵，怎么理解这样的转变？

卢关荣：“经济搭台，文化唱戏”，是在经济短缺、物质匮乏时代，各级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。文化不但有经济价值，更重要的是精神价值，文化有塑造人、吸引人、团结人的作用。“和美”文化强调个人素质的修身养性、心胸格局、人际交往中包容理解互助友爱、乡村社会各尽其能相安无事，现阶段乡村建设更要进一步涵养人文素质，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，让文明乡风、良好家风、淳朴民风成为美好的乡愁记忆，让乡村成为远离城市喧嚣的心灵净土。

主持人：在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过程中，农民是参与者、建设者，也是主要的受益者，应当如何完善农民参与机制，激发农民群众的内生动力，使其更好地参与到和美乡村建设中来？

李小云：在很多时候，大家觉得只要是农民参与建设工作，就体现了主体性，其实不然。农民主体性的核心是，农民如何成为乡村建设和乡村产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。有时农民对建设乡村积极性不高，主要原因是建设的不是他们想要的。我们过去在云南多个地区进行了长达八年的乡村建设实践，在此过程中也得出一些经验。

首先，乡村建设要开发有利于农民就业和受益的产业业态。如果村民不能直接就业受益，或者村民的文化、技术承担不了这样的产业，那么这样的产业，农民是没有积极性参与的，同时如果这样的产业只是重复过去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话，农民也是不积极的。其次还要有能够确保农民受益的组织，乡村建设不仅仅是建设基础设施和硬件，更重要的是不断建立健全组织和机制。在这方面，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社、农民自己组建的各种股份公司等，都是最近几年让乡村建设有活力的组织形态。

同时，在乡村建设中开发新的产业业态，会涉及到不同的利益主体，其中的利益联结机制，涉及到政府和农民的关系、农民和集体的关系、集体和社会资

本的关系、社会资本与农民的关系等，其机制核心应当是确保农民成为受益的主体。有些地方虽然产业很成功，但是农民不是受益的主体，这样就设置没有处理好各方关系。乡村建设的核心，应该是确保留在乡村的人生计和福利的改善，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，在今天乡村发展产业的最重要目标是如何确保农民收入的增加。

此外，在政府为乡村提供的诸多支持条件下，很多乡村都发展了产业，建立了合作社，但是普遍的问题是缺乏人才。因此，如果能够确保有为乡村服务的职业管理人才，这就会使更多农民参与的市场主体发展起来。从这些意义上讲，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和美乡村建设，更需要聚焦保障农民利益。

张琦：如何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，关键是要做好能够参与和愿意参与的两个机制。一方面，要完善乡村建设决策机制，让农民能够参与。过去有一些乡村建设项目的选择是政府或者村委会说了算，农民很少能够参与其中，结果最后效果不太好。为此亟须建立一套乡村建设项目选择的实施制度和监督制度。实施制度重在明确乡村建设中农民参与的硬性要求，监督制度重在能够让农民监督村干部是否落实了农民参与的要求。另一方面，要建立乡村建设激励机制，让农民愿意参与。乡村建设要及时准确地听取老百姓的意见，把农民最急需、与农民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设施建设好、维护好，对于积极参与乡村建设的农民要通过多种渠道予以表扬和激励，只有让农民在乡村建设中获得成就感和荣誉感，才能不断吸引更多农民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。

乡村建设是一个复杂多维的工程，涉及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乡村与城市、生产与生活之间的一系列关系。而“和”恰好是一种动态协调的系统理念，能够很好地引领我们寻找乡村建设的思路

主持人：“家和万事兴”“以和为贵”“和气生财”……“和”文化在我国，特别是在广袤乡村源远流长，影响深远。从古人以“和”文化处理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的系统中，我们能够得到哪些启发，以更好地推进和美乡村建设？

张琦：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，“和”是一个应用较为广泛的理念。谈天下，是和平观；谈国家，是和谐观；谈家庭，是和睦观。如果我们深入地观察农村，就会发现乡村建设其实是一个复杂多维的工程，涉及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乡村与城市、生产与生活之间的一系列关系。而“和”恰好是一种动态协调的系统理念，能够很好地引领我们寻找乡村建设的思路。

因此，在村庄规划布局中，要注意保护传统村落，保留村庄特色，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，实施分类推进，加强乡村文化设施建设，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“富春山居图”，留住青山绿水，记得住乡愁，实现村庄形态与自然的和谐，体现农民的审美观。在产业发展规划中，要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，农民从土地中获得收益的同时要注意保护大自然，尽可能避免乡村建设的“水泥化”。在乡风文明建设中，要发挥家庭的团结力量，塑造和睦文化。近年来，各地创新开展的文明家庭、尊老爱幼家庭、重教家庭等评选活动，就是一些很好的实践，要持续深化和拓展。

卢关荣：“和”文化在我国的广袤乡村源远流长、影响深远，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、基因、内核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蕴含着“和”的思想理念，就是要求同时、整体、系统地推进产业、人才、文化、生态、组织振兴。

以浙江省金华市的实践为例，我们在产业上推进三产融合协调发展，建立小农户融入现代产业发

展的利益联结机制。在生态上，重视城乡生态规划，推动乡村绿色景观、水体景观建设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尤其在文化上倡导培育“信义和美”金华精神，加强“八婺好家风”。同时在治理方面，建立党建引领、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多元治理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和工作体系，建设农民高频应用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，以和谐共治的方式促进治理体系的和谐，实现“富裕奔和、美丽怡和、文化薰和、治理促和”，全方位打造和美乡村。

主持人：近年来，农村非遗、“村BA”等乡村文化产品或现象越来越引发社会关注，这对于乡村建设、城乡融合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怎样看待乡村文化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中的价值？如何更好发挥乡村文化的作用？

李小云：乡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保护乡村的文化，失去了文化，乡村建设就没有灵魂。农村非遗、“村BA”等乡村文化产品或现象越来越引发社会关注，主要原因就是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，乡村文化受到较大冲击，在过去快速发展过程中，我们很容易走上重视城市工业、轻视农村农业的路径。这一路径的最大问题是将乡村贬值化，从而导致乡村传统文化价值的流失。乡村文化价值的流失，不仅仅是文化流失本身的问题，同时也会导致资源和人才的流失，因为资源和人才不会向没有价值的方向流动。因此，乡村建设需要将乡村价值的重建作为重要内容，而重建乡村的价值需要有承载这些价值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形态，这是文化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中的重要作用。

张琦：城乡融合的实质是城市元素与乡村元素的有机融合。在乡村端，主要就是城市文化理念在农村的培育培植和不断壮大。乡村承载了我国最为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，保存、激活和利用这些文化元素，不仅能够提升农民生活幸福感，也能为农民创新创业和发展致富提供新思路。但是，如果按照传统乡村保护思维发展乡村文化，只是“自上而下”推动，那就很难激励农民参与，也无法持续发展。只有在乡村传统文化推动中，加入经营性、盈利性、创新性的新理念，不断打造能够在更大范围传播互动的产品和形式，从而满足农民自豪感，再进一步拓展文化的创收作用，才能让乡村文化在乡村建设中持续发挥更大作用。

乡村建设要以“未来乡村”为目标，选择在经济、生态、文化、民族等不同方面均有代表性的村庄进行先导性示范，即使是一个村庄内，也不宜“铺开摊子搞建设”，应从小范围的核心示范起步

主持人：新征程上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点多面广的系统工程，当前能够马上干起来的事情有哪些？在推进过程中，应注意哪些问题？

李小云：根据民政部统计，截至2017年12月31日，全国共有691510个行政村，261.7万个自然村，规模庞大、任务繁重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只能逐步实现。因为随着新型城市化的不断推动，乡村人口仍然会继续向不同规模的城市流动，这意味着中国乡村的数量还会继续减少。因此，要尊重规律有序推进乡村建设。从这个角度讲，乡村建设应该以“未来乡村”为目标，选择在经济、生态、文化、民族等不同方面均有代表性的村庄进行先导性示范，各地在推动乡村建设时，需要按照本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总体框架，合理布局城、乡、村的人口经济结构，不能够“铺开摊子建乡村”，应通过示范、推广等实践机制，有序形成县镇村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格局，不能将乡村建设与新

型城镇化相分离。

卢关荣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，要做的事情很多，不能想到什么做什么，人家做什么你做什么，必须注重统筹发展规划、注重特色产业培育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。

目前，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单边流出现象仍然比较突出，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不足比较普遍，为此应建立健全乡村人才引进、培养、评价、使用、流动机制，建立以知识产权和服务业绩为导向的分配激励机制，健全乡村人才参加城镇职工养老、医疗、购房、子女入学等社会保障制度，重点推进青年大学生和乡贤返乡返乡创业，引领乡村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兴产业。

另一方面，乡村产业存在着传统主导产业特色不明、链条不长，新兴产业带动不强等问题，为此应跳出村级层面，在县乡层面统筹布局培育农业主导产业和乡村新兴产业，建立全产业链发展项目体系、政策体系、服务体系，全方位、系统性推进乡村产业振兴。

主持人：过去，各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、乡村建设行动中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，据您观察，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方面，有哪些可供借鉴的典型案列？给今天带来哪些启发？

李小云：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河边村、昆明市宜良县麦地冲村、安宁市雁塔村、昭通市彝良县大苗寨村等20多个村的调研中，我们见证了许多不同的典型案例。这些案列首先包含了通过盘活农户和村集体的闲置资产，形成有利于增加农民和集体收入的新业态；其次是建立了农民与集体的利益联结机制，实现了农民收入提升和集体经济壮大的两个目标，我们在实践中采用“嵌入式”乡村精品公寓，即集体共同把农户闲置的房屋盘活，进行合作经营，农户和集体按比例分成；第三是为乡村的产业合作社选配职业经理人。

这些案列可以说明，只要乡村建设能够围绕确保农民利益为主体的机制建设，建设就会有活力。与此同时，即便是一个乡村也不能够全面推开建设，一个乡村少则七八十户，多则五六百户，政府推动的乡村建设需要从一个小范围的核心示范起步，确保产业业态开发有经济效益，农民有收益，然后逐渐带动农民和社会资本及其他方面参与到建设中来。

张琦：近些年，我们走访了很多乡村，也看到了很多在乡村建设方面的创新性探索，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应用。比如，在湖南省新化县油溪桥村，每月逢“五”开展全民清扫、每月进行一次评比，很好地调动了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。云南省镇雄县广泛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干部规划家乡行动，激励了一大批乡贤参与到家乡规划当中，为乡村规划提供了方向、拓展了思路。再比如，江西省新余市的晓康驿站、云南省会泽县的爱心超市等，将过去直接的“给钱给物”切换成现在间接的“积分奖励”，激发了脱贫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。

从这些典型案例的推广过程来看，乡村建设是一个不断探索成长的过程，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村的尝试性活动，但是经过逐渐完善和总结，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。也可以看出乡村建设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，地方政府一定要因地制宜，找到适合当地经济发展阶段、文化特色和农民思想观念的方式方法，在学习其他地方的经验模式时要灵活变通，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的原因，逐步提高和完善。

主持人：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”要在多个方面缩小城乡差距，结合乡村实际，尊重农民需要，因地制宜建立标准，发动更广泛的农民群众参与进来。和美乡村是“和”与“美”相得益彰的乡村生活共同体，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重视看得见的硬件设施建设，也要重视看不见的精神文明，在确保农民成为乡村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前提下，建设可以承载乡村价值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形态，打造中国式的和美乡村。感谢三位嘉宾做客《对话》栏目，分享精彩观点！